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書纂言卷四之一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八十七 經部

書纂言卷四之一

元 吴澄 撰

周書

周自后稷封邰其後公劉居邠太王始遷于岐山之下曰周武王因以為有天下之號

牧誓

牧地名在紂都朝歌之南近郊三十里文王為西方諸侯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

嗣為西伯亦如之及十有三年紂惡已極遂率

西方諸侯伐紂師自盂津渡河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師進至牧野誓于將戰之時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甲子二月四日也昧冥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也鉞大斧也以黄金飾之杖鉞示誅有罪左手杖之示不必用旄氂牛尾使指揮三軍進退右手秉之以

麾則有力遯遠也言自西土自紂都道理遥遠行力勞苦撫慰之之辭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御事治事之臣也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次也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衆也卿之屬士是也師

氏以兵守門者千夫長千人之帥百夫長百人之帥
庸濮在江漢之南蜀西蜀羌西羌髳微在巴蜀盧彭
在西北當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友邦冢君諸
夏大國也此八國逺方小國也稱舉戈戟干楯矛戟
之屬長二丈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相並捍
敵故言比矛長立之于地故言立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
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

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晨雞鳴戒曉也索盡也牝雞而晨反常之妖其家必敗婦妲己也婦言是用猶牝雞司晨也國必亡矣昏昧也蓋紂為妲己所蔽惑故凡皆昏昧也肆祭名未詳其義周官以肆獻祼享先王鄭讀為他歷反或曰肆陳也陳設以祀也荅猶報也不荅廢宗廟之禮不

知報本也遺先王之遺胄也王父母弟王之諸父諸母諸弟也廸猶道也不廸絶族親之義待之不以道也逋亡也卿士卿也四方多罪之人逃亡而歸紂者乃尊寵而任用之以之居顯位俾毒民為惡也此言紂反人道之常天罰所宜加也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

愆過也步進趨也齊猶整也勗勉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整齊其行列此告之以坐作進退

之法以戒其輕進也吳氏曰乃止句絶齊焉者陳法

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而止又整齊其

行列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以戒其貪殺也上言

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反覆成文以致丁寧之意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

土勗哉夫子

桓桓威武貌貔執夷也虎屬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迓迎也奔謂來降也以役西土與周官以役太師左傳以役諸侯意同紂之衆弗來迎戰而能來降者則受之而俾役使于我西土之人蓋勉其武勇又令其受降也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弗勗謂不勉于前三者

洪範

洪大也範謂鑄金之模匣禹治水之時洛出神
龜龜背有文自一至九禹則之第列三才之道
分為九類以配九數其綱九其目五十凡天下
之道悉包括而無外故曰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十有三祀武王克商之年商謂年為祀訪就而問之
也箕國名子爵紂諸父也紂囚之為奴武王克商而
釋其囚以其素傳洪範之學故下車之初就問之也

此篇以箕子所陳錄而為書稱祀不稱年見箕子不臣周之意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彛倫攸敘

乃難辭嗚呼歎辭而後言重其事也陰黙隲定相助也協和也相協厥居謂重其生利其用正其德也彛倫常道之次序指洪範九疇而言也敘謂各有條理也凡九疇之序皆天所以黙定下民而相協其居者

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陻塞汨亂鯀不順水之性導之就下但為隄防障塞之水失其道汎濫逆流故陰勝火木不能敷榮金不得孕育土不可墾闢五行皆汨亂陳列矣帝即天也以主宰言曰帝震怒謂鯀逆天理得罪於天也畀與

也疇如田之界域斁敗也殛死謂放之羽山而死嗣興謂繼鯀而登用錫賜也禹錫洪範九疇謂洛出書也洛書不出於鯀治水之時而出於禹治水之時是天不以畀鯀而以錫禹也洛書不出洪範不作人不得見此常道之次序所謂斁也洛書出洪範作人皆得見此常道之次序所謂敘也然洛之出書不過龜背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文而已五行至六極皆禹所分配則洪範之書禹所自作也今曰天錫禹

何也蓋禹心得此道前此未嘗為書因龜文有九感觸其心遂作洪範九疇雖禹之自為然實因龜文發之若天啟其衷云爾故以為天所錫也

此第一章洪範之總序也

初一

數之初為一一洛書文之在後者

曰五行

曰五行禹所分配也下八疇倣此五行五氣之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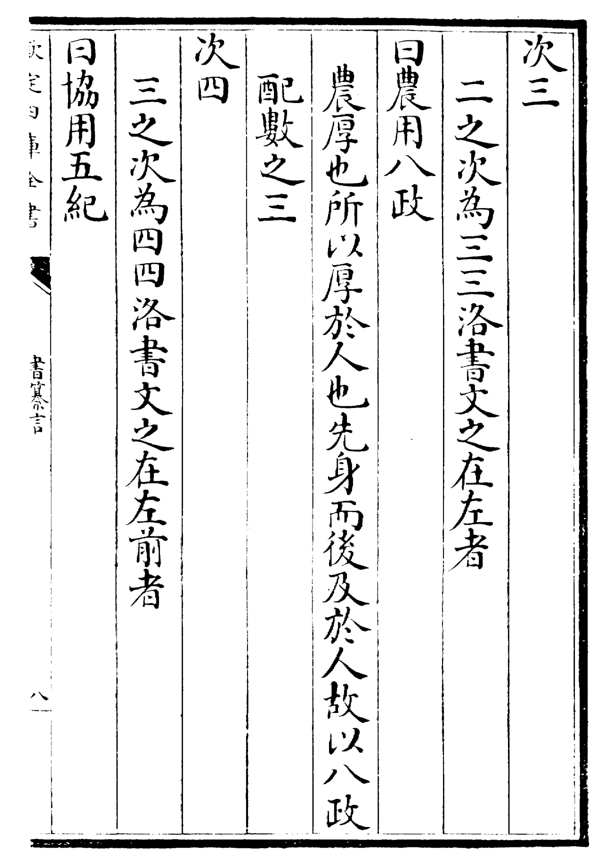
也不言用者無所待於人而自然也造化萬類無不本於五行故以五行配數之一

次二

一之次為二二洛書文之在右前者

曰敬用五事

敬者此心常存而為一身之主凡言用者有所待於人而後然也蓋主於君人者而言人禀五行之氣而成形故以五事配數之二



次三

二之次為三三洛書文之在左者

曰農用八政

農厚也所以厚於人也先身而後及於人故以八政

配數之三

次四

三之次為四四洛書文之在左前者

曰協用五紀

協謂與天合紀如絲之紀先人而後及於天故以五紀配數之四

次五

四之次為五五洛書文之在其中者

曰建用皇極

建立也皇君也極屋棟之名高上之至無能過之也尊為天子德為聖人人倫之至四方瞻仰而取則焉是之謂皇極五行順五事敬八政厚五紀協斯可以

建極矣皇極居天下之中洛書之五亦居中故以皇極配數之五

次六

五之次為六六洛書文之在右後者

曰乂用三德

乂治也德道之得於已者惟皇作極民所視效曰遷善而不知無所事乎治也或有未然則治之各有所宜故以三德配數之六

次七

六之次為七七洛書文之在右者

曰明用稽疑

明謂決其疑也稽古作卜考也謂考之卜筮也德雖應變無方然有疑事非人謀所能決者必須謀之鬼神故以稽疑配數之七

次八

七之次為八八洛書文之在左後者

曰念用庶徵

念謂反身思省也庶衆徵驗也雖聽命於鬼神猶不敢自是也必驗吾之得失於天故以庶徵配數之八

次九

八之次為九九洛書文之在前者

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威畏古字通用嚮者慕之而欲其有威者畏之而欲其無極者禍之至極者也五福人心所同嚮慕也君

之所嚮在此而常顧民之獲此福則凡可以致福者靡不勉矣六極人心所同畏避也君之所畏在此而常恐民之至此極則凡可以致極者靡不戒矣自五行至庶徵皆得其道則協氣成象人蒙休祥而五福應之或失其道則乖氣成象人罹殃咎而六極應之故以五福六極配數之九而為九疇之終

此第二章洪範之綱也其下九章洪範之目也

洛書文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

朱子曰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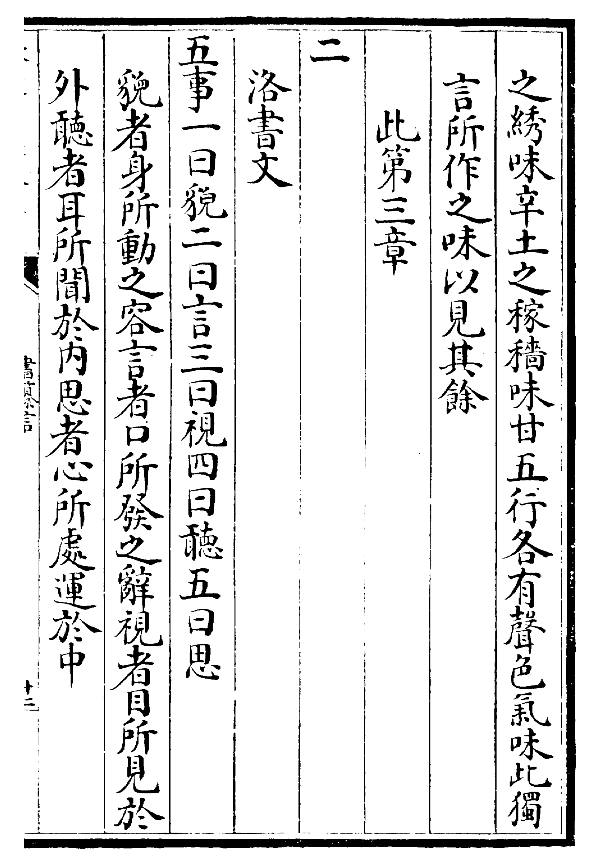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此五行之材水能潤能下火能炎能上木可曲可直

金可從可革土宜稼宜穡稼謂耕治穡謂收穫蘇氏曰日者所以名之也土不曰曰而言爰爰於也土無成名無專氣無定位言於此稼穡而非所以名之也新安王氏曰土非止於稼穡以民生粒食之用言之也潤下用之於灌溉炎上用之於烹飪曲直之斵削從革之鎔範用之於宮室罷用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作猶為也水之鹵味鹹火之焦味苦木之實味酸金



之綉味辛土之稼穡味甘五行各有聲色氣味此獨
言所作之味以見其餘

此第三章

二

洛書文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貌者身所動之容言者口所發之辭視者目所見於
外聽者耳所聞於內思者心所處運於中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恭容莊而謹也從辭順而達也明所見昭徹聰所聞審詳睿通於幽微陳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貌言視聽思物也恭從明聰睿則也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貌莊敬則其心齊一而不二故作肅言順達則其心理治而不亂故作乂視昭徹則其心知識了悟而不眩故作哲聽審詳則其心計慮精當而不苟故作謀

思通於幽微則其心可馴至於無所不通故作聖

此第四章

三

洛書文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

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民生所最急者務農重穀以足其食有食則種樹阜

通以殖其貨既有以養生必有以事死故祀以報本

追遠養生事死在乎安居故司空掌土以定其居居
既得安不可無教故司徒掌教以導其善教之不從
則齊之以刑故司寇掌禁以懲其惡内治舉而後及
外故賔以親邦國往來交際有其禮師以平邦國立
武足兵有其備用師非得已故最後八政或言其事
或言其官此一疇該周官六官之事食貨天官所總
祀春官所掌司空冬官也司徒地官也司寇秋官也
賔亦秋官所掌師夏官所掌

此第五章

四

洛書文

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歲自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天一周也以分至啟閉定歲之四時是為一歲之紀月自合朔至來月合朔凡二十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一會也以晦朔弦望定月之大小是為一

月之紀日自日出至來日日出歷十二辰日繞地一匝也以晨昏出沒定晝夜長短是為一日之紀星謂二十八宿衆經星辰謂天之壤因日月所會分經星之度為十二次觀象測候以驗天之體也是為星辰之紀歷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七政行度各有盈縮疾遲立數推筭以步天之用也是為歷數之紀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

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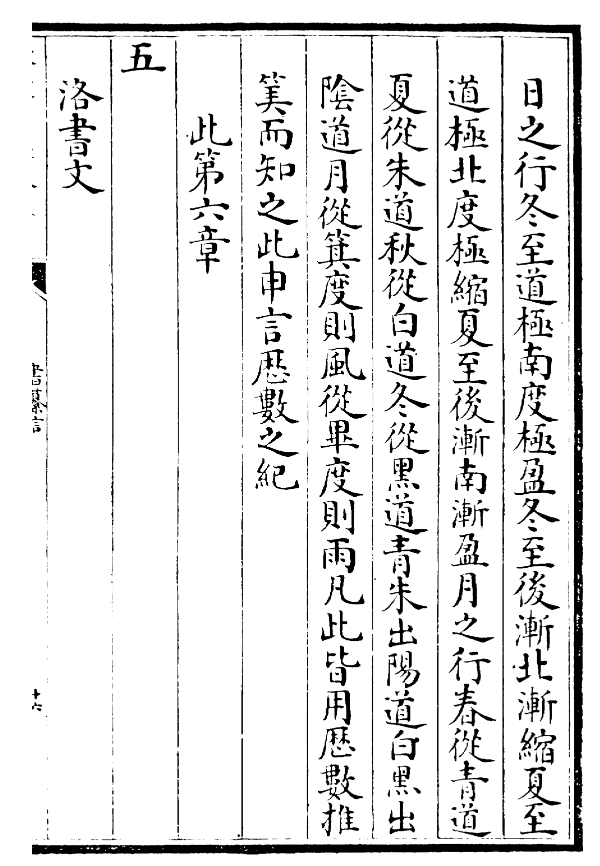
五紀雖有專官掌之然王與羣臣亦自加省察恐其測候推筭之或差所以欽天也卿士師尹不言省者省文師尹衆尹謂大夫士也尊者所省者大而簡卑者所省者小而繁王省一歲之四時卿士省每月之大小師尹省每日之長短易謂與天不相合而差殊所省一歲一月一日之時皆與天協則物產收熟政

治光顯賢人之末用者用羣臣之有家者安其或一日一月一歲之時皆與天殊則其應反是此申言歲月日之紀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庶民之所省者惟覲星而已星有好風者有好雨者覲星則知將有風雨而避就之以耕種穫斂也此申言星辰之紀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日之行冬至道極南度極盈冬至後漸北漸縮夏至道極北度極縮夏至後漸南漸盈月之行春從青道夏從朱道秋從白道冬從黑道青朱出陽道白黑出陰道月從箕度則風從畢度則雨凡此皆用歷數推筭而知之此申言歷數之紀

此第六章

五

洛書文

皇極皇建其有極

釋皇極二字言皇極者謂人君建立其有極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庶民在下之民淫謂沈浸為惡朋類也人在官之人比謂阿黨狥私民無惡類人無私心皆君之德有以為之標準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念叶音狃

有猷謂工於謀事有爲謂敢於作事有守謂操持不變時是也庶民之中其有有謀爲操守者固當念之而勿忘其有雖未合於善道而亦未陷於罪戾者亦且容之而勿責則是庶民皆有得於汝之極而使汝長保此極矣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行叶音杭明叶音芒

人之有才能有作爲者使進其行務令才德兼全而

國可賴之以昌煢獨孤立無援者高明勢位崇顯者不以其無援而困沮之不以其有勢而尊敬之但論其才行之何如耳是則人亦有得於君之極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言叶于斤切訓叶平聲行音杭

敷廣布也人君立極者所敷之言即此常道而教訓之皆以天理而教訓也庶民於立極者所敷之言即

此教訓而踐行之斯能親近天子道德之光矣又言天子能使庶民近其光斯可作民之父母而為天下之王矣此一節申言庶民無有淫朋之意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陂舊作頗義叶音義

偏謂不正陂謂不平遵循也義天理之宜也好惡有當然之理不容以私意作為考工記千夫有道萬夫

有路此言道路互辭取韻叶耳道路即義之可通行者也黨謂阿比偏者私於已黨者私於人也蕩蕩廣大貌平平夷易貌反側皆謂不正正謂不偏直謂不枉其正會如會同之會歸如歸家之歸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於極也此一節申言人無有比德之意

此第七章

洛書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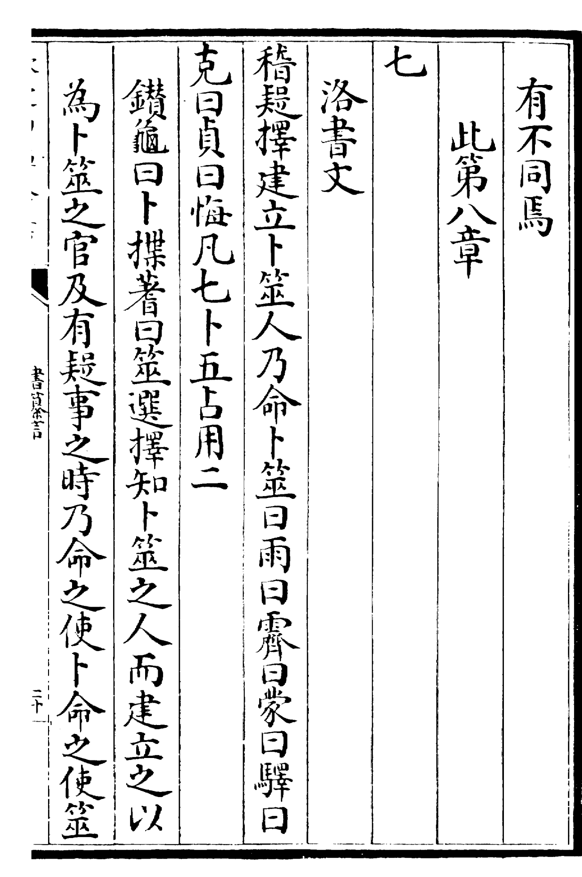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正直不偏於剛不偏於柔剛柔適中徑直行之而無所枉也克勝也剛克剛勝於柔也柔克柔勝於剛也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

平謂平均不彊不弱也康安而無事也彊弗友謂剛彊不相順助也燮友謂柔和相順助也平康者治之以正直如周官所謂刑平國用中典也彊弗友者治

之以剛克如周官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燮友者治
之以柔克如周官所謂刑新國用輕典也或寛或猛
或寛猛適中各隨其時俗而施之有不同焉
沈潛剛克髙明柔克
沈謂沈抑下而不上潛謂潛藏内而不外髙謂髙亢
上而不下明謂明顯外而不内沈潛者易至於卑悔
故以剛克治之進之於髙明也髙明者易至於浮露
故以柔克治之退之於沈潛也各因其資質而待之


有不同焉

此第八章

七

洛書文

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

鑽龜曰卜揲著曰筮選擇知卜筮之人而建立之以為卜筮之官及有疑事之時乃命之使卜命之使筮

卜兆有五雨水兆霽火兆蒙土兆驛木兆克金兆筮卦有二貞内卦悔外卦卜筮皆有占此占字專言筮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三人句絶衍忒未詳朱子曰衍是多剩忒是差錯或曰卜筮若止一人則或有差錯無從正救故多剩其人數俾之參互推究其或有差錯者立是人為卜筮之官各三人人各一法三卜三筮所占或皆吉或皆不吉若一不吉二吉則作吉用一吉二不吉則作不

吉用故曰占則從二人之言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新安王氏曰大疑謂國有非常之事未能決者周官有大事衆庶得至外朝與羣臣以序進而天子親問焉朱子曰卜筮處末者占法先斷人志後命蓍龜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康彊無疾而壽逢大也朱子曰此條無問尊卑其謀

皆配於龜筮故為大同之吉人心之虚靈知覺無異於鬼神雖龜筮之靈不至踰於人也故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為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慮未必盡能無適莫之私故自此以下皆以龜筮為主人雖不盡從不害其為吉若龜筮兩逆則凶咎必矣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朱子曰此條惟君謀配於龜筮亦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朱子曰此條惟卿士謀配於龜筮亦吉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朱子曰此條惟民謀配於龜筮亦吉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內謂祭祀冠婚外謂出師征伐朱子曰此條龜筮一從一違亦不可以舉事但筮短龜長又尊者之謀配合故內事猶可外事則凶

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

靜謂外事內事俱不作也朱子曰此條龜筮皆逆於人人謀縱有從者動則凶矣

此第九章陳氏曰卜筮者天之所示也人事盡而後可以求之天故必皇極建三德乂至於有疑然後謀及人而斷之以卜筮苟人事不協而惟卜筮之從雖得吉兆而無益也故稽疑必在於皇極三德之後

洛書文

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陰陽之氣交則蒸而為雨氣散則開而為暘陰退陽進則為燠陽退陰進則為寒陰陽旋繞扇播則為風燠熱涼寒四時之氣也雨暘風佐四時之氣而化育不言熱涼止言燠寒者燠為熱之徵寒為涼之極長物舉其始成物舉其終也雨與暘對燠與寒對風行於四時之間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

備猶有也是五者之來其有各應期而不亂所謂時雨時暘時燠時寒時風也庶草物之尤微者此茂盛則萬物咸遂可知所謂休也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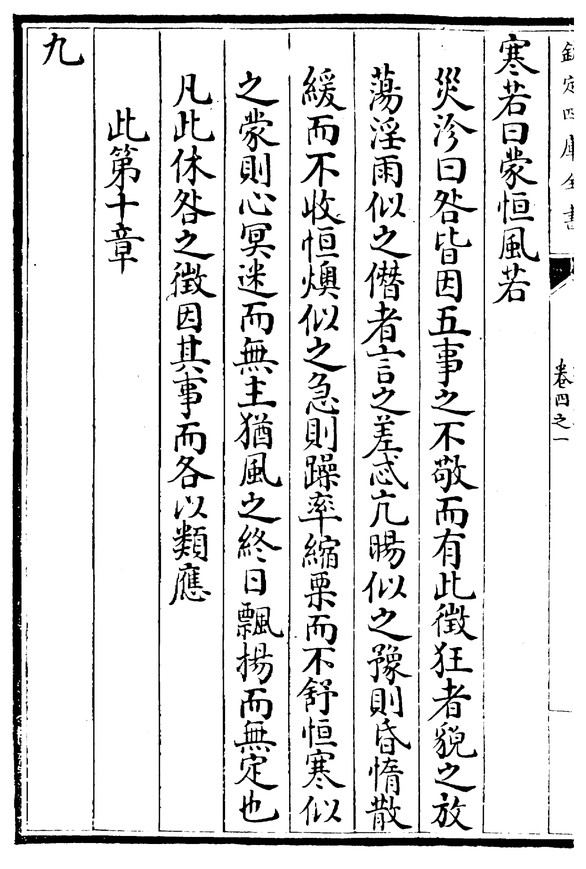
極備謂過於有極無謂過於無一者過於有謂恒雨恒暘恒燠恒寒恒風也一者過於無謂恒雨則無暘恒暘則無雨恒燠則無寒恒寒則無燠或彌旬彌月

無風也凶謂饑饉疫癘由此起所謂咎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禎祥曰休皆因五事之敬而有此徵肅有滋潤意時雨似之乂有開豁意時暘似之哲昭融有和暖意時燠似之謀審密有凝結意時寒似之聖無所不通時風似之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



寒若曰蒙恒風若

災沴曰咎皆因五事之不敬而有此徵狂者貌之放蕩淫雨似之僭者言之差忒亢暘似之豫則昏惰散緩而不收恒燠似之急則躁猝縮栗而不舒恒寒似之蒙則心冥迷而無主猶風之終日飄揚而無定也

凡此休咎之徵因其事而各以類應

此第十章

洛書文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五福以人所尤好者為先生而為人孰不好生而惡死壽者其生之長也故先之以壽有生必有以養故繼之以富雖有以養又必身安而心寧故繼之以康寧身康心寧又必知為善之樂故繼之以攸好德考成也成全以終其命謂盡其天年而不死於戰鬬刑

殁也有雖壽而不得善終者故卒之以考終命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六極以人所尤惡者為先不得其死曰凶凶者考之反也疾憂者康寧之反也貧者富之反也陷於不善者惡也雖欲為善而不能自彊者弱也惡弱者好德之反也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言人君當斂聚此五福以廣布與庶民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
福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予其無好德汝
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色當作寧字之誤也正人謂為正長之官者穀祿也
詩曰佌佌方有穀好如鄉黨自好者之好謂自愛重
也言正長之官使之既富足有祿而又身得以康心
得以寧其人必能為善而曰予所好者德則是汝實

與之以此福也汝若不能先使之富且康寧則彼在家無所顧藉不自愛重將陷於罪而無好德之心汝雖欲與之以福而彼之所作為無非得罪於汝之事矣上為庶民言斂五福此為在官之人言而不及壽與考終命者蓋以人臣委質致命不敢有全身保生之心然苟真能好德則天自報之以壽考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辟君也威謂六極之可畏玉食謂珍美之食也此言

能為民福禍者惟君一人此其所以獨享天下珍美之奉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臣謂大臣人謂小臣頗不平僻不中也臣佐君治民然無有能自為福禍者故亦不敢享至尊之奉若為臣而有君之權享君之奉則是僭亂之臣君臣必俱傷敗凶於臣之家害於君之國有位之人效之而側

僻天下之民效之而僭越差忒矣

此第十一章

金縢

蔡氏曰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揺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其冊文藏於金縢之匱編書者序其事之始末因以金縢名篇孔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欽將告神史乃冊至屏璧與珪記告神之辭乃卜至乃

瘳記卜吉及王病瘳之事武王既喪以下記周
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克商以後之二年言克商未久也有疾初得疾弗悅
豫則疾篤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二公太公召公也穆敬也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
百執事咸在肅敬以聽命於神故曰穆卜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葉氏曰戚者休之反也二公以武王疾為先王不佑而遺之戚如雲漢之詩言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者故周公以為未可因武王之疾而遽戚我先王也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馬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功事也自以為功謂以身自任其事築土曰壇除地曰墠同除地一所而築三壇設三王之位皆南向三

壇之南別為一壇北向周公所立之地也古禮凡於遠祖之無廟者及宗子去其宗廟而在他國者及支子雖在本國而於禮不得入廟者或有禱告必須墠地為壇以棲祖考之神周公之為子為臣故不敢告於廟而為壇以告也璧珪所以禮神植謂置之於壇東謂執之以手二公為王穆卜不過欲占其病之安否何如非能轉凶為吉也周公以介弟之親任冢宰之重憂兄憂國其情切至為宗社計其慮深遠有非

二公所得與者故却二公之卜而自任其事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史掌治文書冊作冊以書告神之辭也祝祝掌接鬼神
祝曰者祝述冊書之辭以告也元孫長孫某武王名
遘遇也厲惡虐害丕子太子也責猶責其侍子之責
旦周公名武王為文王之丕子若爾三王之靈在天
責其來服事左右願以身代之材才智藝技能周公
謂我之仁德如父又多材藝從三王在天則能供給
服役於鬼神武王之德雖亦能然而材藝不如我之
多縱死而從三王於天亦不能供給服役於鬼神但

當留下地作民主乃受命於天帝之庭廣佑四方之民而君之矣用能定爾三王之子孫皆有分土在於下地四方之民無不敬畏武王之威德然天命方新人心初服未久未固未可遽死也武王一身宗社所繫三王受念保護毋令其死而墜失天所已降之命則我先王之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即帝庭之命也謂之寶者貴重之也即就也命三王之命也元龜大龜也就受三王之命於元龜謂決之於卜也卜

之吉是三王之許我卜之不吉是三王之不許我也許我則王疾瘳而已代死得從三王在天事鬼神故以此璧與珪歸家而俟三王許我之命屏藏也不許我則王疾弗瘳而已不死不得從三王在天而事鬼神而此璧與珪無所用故藏之也案周公告三王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侍側以語其親可見終身慕父母不死其親之實孝愛忠誠之至也又案武王喪於克商七八年之後天下大勢已定猶有武庚之叛周

室幾危設使喪於克商甫二年之時則禍變又將若何周公蓋覩事勢之必至於此所以欲代武王之死也或曰死生有命而周公欲代死理有之乎曰有匹夫匹婦發一誠心可動天地況聖人至誠至公心與天一志壹則動氣固有改移造化之理若理之所無則周公豈為之哉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

人

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洪範所謂立時人作卜筮三人是也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一猶𠫤也習重也并並也謂三龜之兆𠫤相繼而吉及啟籥見兆書而其占果並吉也體兆之體周官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公言視卜兆之體王之疾其可無害予小子周公自謂予一人謂武王也公視卜知王疾必瘳而已亦不代所故言我新受命於三王惟當永

久克終是圖三王既不令我代死則令此所俟三王之命但俟其能愛念武王而使其疾之瘳矣

公歸乃納冊於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公歸周公歸其私家也冊即史所作之冊縢緘也匱藏物之器金縢之匱藏卜書之匱以金緘之也翼日公歸之明日瘳愈也言公既卜而歸卜人乃以周公請命之冊納於匱中與卜書並藏也蔡氏曰金縢之匱藏卜筮書每卜則以告神之辭書於冊既卜則納

冊於匱而藏之前後卜皆如此王氏曰卜筮既畢而不敢褻必納其冊書於匱畢時將卜則復啟焉乃國家故事非特為此匱藏其冊為後來自解之計也愚謂匱所以藏卜書卜則啟匱此常事也惟周公此時之卜有與常時不同者以先有冊書告三王而後卜也故既卜之後其冊書因得同藏於卜書之匱若常時之卜則史述卜主之命告卜人蓋不書於冊既卜亦無冊可藏也故前此二公欲卜武王之疾後此成

王欲卜風雷之變皆不聞有冊王氏蔡氏之說未甞
而謂非周公藏其冊為後來自解之計則是

此第一章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
孺子

武王之疾既瘳數年之後乃喪管叔名鮮武王弟周
公兄也羣弟蔡叔度也非長弟故曰羣弟猶儀禮非
長子者曰衆子也流言如水流自彼至此也國周國

也其言發自紂都而傳至周國也孺子成王也公將
不利于孺子謂欲奪其位也蓋商有天下六百年賢
聖之君六七作德澤之入人者深紂為無道諸侯離
心而雍梁荆豫徐揚六州歸周冀兖青三州猶屬商
及武王克商封帝乙元子微子啟於宋以奉湯祀分
紂故都為三以毋弟三人為三監紂都之北為邶封
管叔南為鄘封蔡叔東為衛封康叔紂子武庚居殷
墟有司厚給其廩禄而已蓋未嘗與之土地人民也

然殷民懷商不忘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武庚煽惑管叔以謂兄亡弟及管叔當立今周公弟也而居內將為天子管叔兄也而居外不過為諸侯管叔及弟蔡叔唱為流言以惑王而間公將西向奔喪以軍師從而圖不軌周既有釁武庚俟管蔡二叔去國之後收其遺民叛周而復商南有徐戎淮夷等國亦相挺而起所謂管叔監殷以殷叛者其事情之實蓋如此而前史所載失其傳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法也周公自責言令此名謗致亂是我之所為不法也王室將危我何告我先王予亟能弭變安王室乃可於是大告諸侯東征叛人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居東謂出征而居東方也二年出征之第二年也罪人謂叛人武庚得謂捕獲也武庚伏誅而管叔亦死殷亂遂平林氏曰自周公居東以下其事跡皆在大

誥之後然實與周公請死之事相為終始故於此併載之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于後謂罪人斯得之後貽遺也鴟鴞詩見今豳風以言責人曰誚管叔流言謂周公將為不利公不俟王疑之釋而自往征之蓋國家安危重於一身聖人之心至公無我豈若小丈夫然避小嫌而妨大計乎以王室至親兼東方諸侯伯而仇讎之人煽惑我兄弟

離間我君臣以傾覆我國家禍變艱大事機迫急拯溺救焚惟恐不及征之其可少緩乎逮叛亂既平周公居東不歸作鴟鴞之詩以貽王極言周家創造王業之難而有傾覆之者其情痛哀庶幾成王之悟而王疑終於未釋但亦未敢誚公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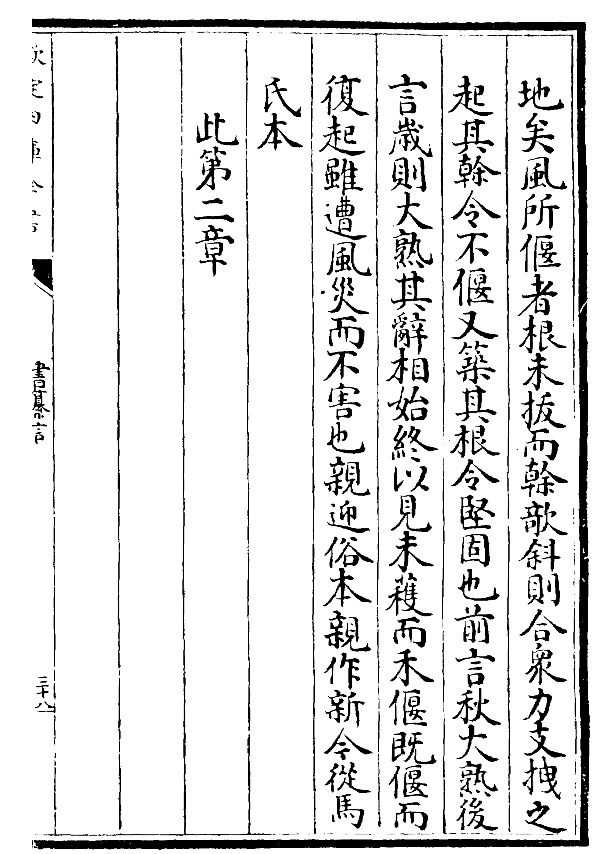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

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而周公尚留居東都此其三年之秋也大雷電以風天之怒而渝也弁皮弁常服玄冠端畏天威敬鬼神故王與大夫盡改服皮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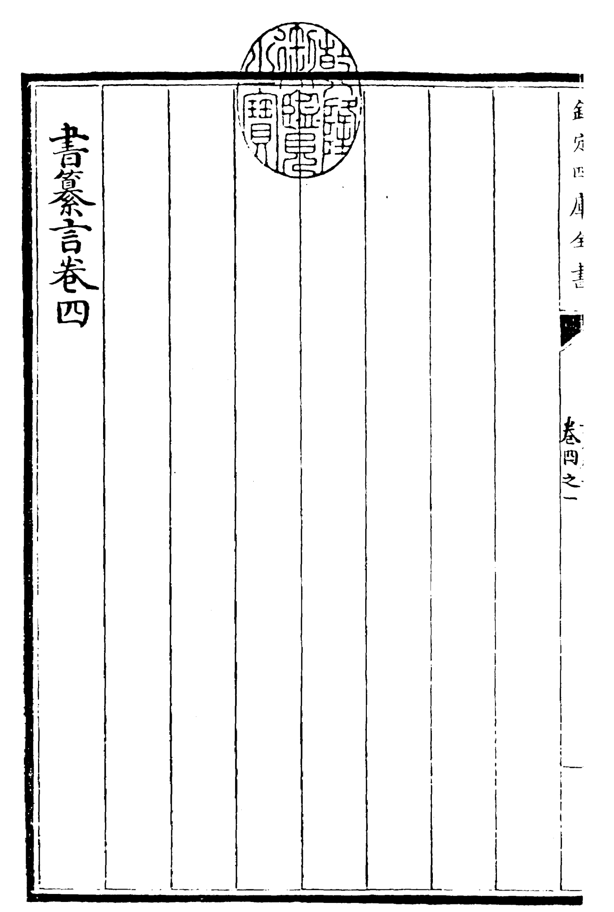
精啟金縢所藏卜書以卜而於其匱中見周公請命之冊諸史百執事供給卜筮之人昔日從周公以卜者今王將卜故為卜而俱至二公及王得周公代死之說遂以問之則為信有此事噫心不平之聲又慨歎而謂公常有命令勿與人言故我勿敢言爾蓋請命代死出於一時迫切之誠變禮也非常道也故不令宣洩成王初意欲卜天變之為何既得此說始知昔日周公如此用心以勤勞於王家王自悔年幼不

及知不免為流言所惑夫周公肯以身代兄死其肯
奪兄子之位乎以公之忠聖而被謗蒙疑至今在外
公無負於王王有負於公矣天動威譴告以彰顯周
公忠聖之德王因此感悟知天變為公故曰其勿穆
卜王疑既釋亟欲公歸謂我當親迎而國家所以待
公之禮亦當宜稱公自東歸將至王出郊以迎而天
乃雨陰陽和也反偃禾之風而禾之偃者盡起天意
回也感應之速如此凡大木為風所拔者既顛仆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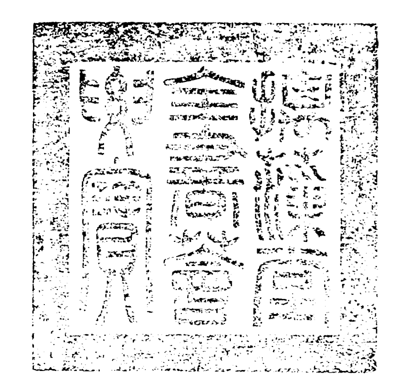


地矣風所偃者根未拔而榦欹斜則合衆力支拽之起其榦令不偃又築其根令堅固也前言秋大熟後言歲則大熟其辭相始終以見未穫而禾偃既偃而復起雖遭風災而不害也親迎俗本親作新今從馬氏本

此第二章



書纂言卷四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應夢麟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書纂言卷四之二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八十八 經部

書纂言卷四之二　　元　吳澄　撰

大誥

誥辭有大誥二字取以名篇武王克商誅紂其子武庚曷嘗一日忘周哉顧周未有隙可乘又在已無土地人民之資耳會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不平此可乘之隙也武庚說管叔曰周公之罪舉兵西向其心豈為管叔討直欲

伺管蔡二叔去商則已得收遺民據故都以復商也管蔡庸愚武庚狡黠管叔身行叛事而實為武庚所陷武庚身造叛謀而先藉管叔以發禍機可畏折之於方萌則易過之於已熾則難所以不得不速出師也此誥蓋作於武王崩之年他書載武王崩在十二月若果爾東征亦當不出是月也成王元年殷亂平二年周公歸三年伐奄遷殷民七年營洛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歴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周公以冢宰攝行王事公之東征代王親征也國之號令當自天子出故稱王命以告猷發語辭大誥猶言普徧以告也多邦謂諸侯之君御事謂其治事之臣不弔猶言不幸謂不為天所閔恤也割猶害也遭大喪禍其痛如割也延猶待也不少延謂伐殷未久

武王遽崩也無疆謂無有境界窮盡之處言其大也
歴天之歴數也服猶事也造猶造道之造格猶格物
之格武王受天歴而服王事此至大之任大惟我以
幼小沖弱之人而嗣守之弗能造於明哲以導民於
安康是人事且有未盡況敢言能格知天命乎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
受命茲不忘大功
渡水曰涉往猶進也渡訖曰濟敷廣也賁飾也若涉

深淵之水進而求所以濟思欲增廣脩飾以增廣前人所受之命使其命愈隆愈固此不忘前人創業之大功也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

閉謂掩藏諱護降威即降割也寧王武王也紹謂龜能承接天意以傳於人即命就受天之命於龜也曰者龜兆之占如此云也大艱謂大患難也天降喪禍

於我未知天意若何不敢諱護不問故用寧王所遺我之大寶龜以繼紹天明卜未來之吉凶而龜兆之占預報以武庚叛亂之事謂將有為大患難於西土者蓋言武庚叛周也雖西土之人亦為不安靜之事蓋言管蔡雖是周人而亦為亂也此武王崩後所卜

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蠢如蟲之物而無知也殷謂武庚腆厚也紀理絲也

敘傳世之次也疪猶隙也國有疪謂二叔謗周公以惑成王也民即人不康即不靜謂動兵也反謂反於常理也鄙遠邑也武王崩後龜兆預告以將有叛亂及此果有蠢然而動者殷餘小小腆厚之武庚大敢理其傳系以巳為殷王之子當繼世而王適值天降喪禍於周知二叔與周公有隙而為不安靜之事遂乘此隙而曰此予殷家興復之時欲亡周而反以周邦之土地為商畿之遠鄙此武庚之叛謀也當時蠢

動葢是管蔡率殷民以來誥辭直歸罪武庚者指出叛謀所起禍根所在而言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民獻未仕之賢也于往敉撫安也寧武亦謂武王初喪未謚以其能安天下曰寧王有安天下之武功故曰寧武自嗣子言之則曰寧考槩言之曰寧人自後人言之則曰前寧人大事戎事也并吉三龜皆吉也

令殷民蠢動於今日之明日有賢者十人来為我輔
翼以往撫安武王所圖之功克殷有天下者武王所
圖之功也使殷再復則前功隳矣往平殷亂所以救
其圖功也我之戎事有克捷休祥之徵故卜三龜而
皆吉此東征之時所卜聖人雖灼見事理之當為尤
必協人謀見謀而不自用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
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

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

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尹氏大夫庶士上中下士御事指卿而言也逋播臣

謂殷亡而武庚逋逃播蕩也以此見周未嘗封武庚

為諸侯而自司馬遷以來皆謂紂誅而以武庚續殷

祀者所傳謬誤也越予小子設為諸侯自稱之辭考

謂揆度審察翼即十夫予翼者周公以十賢來助龜

卜協吉決於往伐而邦君御事乃不欲往曰患難之

大而人之為不靜者亦惟在王之宮邦君之室蓋謂
王惑流言二叔不咸也我衆諸侯揆度審察十夫之
謀不可往征王曷不違卜而罷東征之役乎或曰王
師以順討逆而諸侯敢不從命何也曰管蔡二叔誣
謗周公舉兵內嚮必以奬輔王室為名成王幼沖方
且疑惑豈遽目之為逆武庚之叛謀甚深黨附二叔
勸之西行實欲二叔去殷亂周而已得以據殷叛周
也二叔既墮其術中衆人淺識亦但見二叔有不咸

之迹而不知武庚懐叵測之心諸侯不欲東征者以二叔王室至親而武庚叛形未露也惟周公上智洞燭幾先明徵其辭顯斥其罪專指武庚而不及二叔兵法所謂上兵伐謀先人奪人之心者固聖人之餘事邦君御事乃以艱大不靜惟在二叔而不及武庚愚智所見相去懸絶若此儻武庚謀泄迹著人人皆知其叛則諸侯安敢不從征討而自比於逆亂哉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

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
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永思猶曰深長思也卬我也毖謹慎勤勞之意我深
思今日之患難而曰彼之蠢信乎為無知而動矣然
少壯被驅以行鰥寡不得其養可哀也哉我嗣受天
命興師討罪乃天役也為此天役所謂大艱皆遺之
投之於我一身謂我身自當之也但我不暇自憂一
身所憂者在前人之基業意謂爾邦君等知義必安

我曰無過於憂不可不勇往定亂以成汝寧考所圖之功令爾反曰不可征豈為義乎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我之往征蓋不敢廢上帝之命也天降休命於寧王由百里小邦而興周惟卜之吉而用以伐紂遂能安受此天命而為王今天意其相助我周之人猶寧王

時也况我亦惟卜之吉而用以討叛卜吉則天意可知矣故嘆而言曰天之明天之威輔弼我大大之基業其可不順天命以討彼之逆天命者乎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爾西土邦君御事皆舊事武王之人爾大能遠省前事豈不知武王定天下若是之勤勞哉閟者隱匿不顯之意天實隱匿勤慎與我以成完前人圖功之所我不敢不極盡以卒其所圖之事也化謂化其固滞誘謂誘之順從天非誠有言辭以命我但考我之民民賢來助即天意也予曷其不於前人所圖之功而思所以終之乎天亦惟用勤謹佑我周之人若有疾病當速攻治予曷其不於前人所受之休命而思所

以畢之乎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昔昔日也謂初欲東征之時言語辭或曰猶謂說及也如昔日之意則我已往矣我亦於此思難日日思之以至於今譬如作室父既底定廣狹之度矣其子

乃不肯為之築基況肯為之造屋乎譬如耕田父既
反土而菑矣其子乃不肯為之播種況肯使之成熟
而穫乎其子如此其父之輔翼者其肯曰予有後嗣
能不弃父之基業乎予者子其父也蓋武王定天下
如作室之底法如耕田之既菑令不能討平叛亂以
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矣況可望其肯構
肯穫而保天命於無窮乎故我何敢不以我而撫安
武王所已受之天命此自責之辭養如養癰護疽之

養勸如盤庚篇汝誕勸憂之勸叛者當懲不往誅之是勸之也坐視其叛而不之懲是養其勸而不救也兄考喻武王友喻武庚子喻成王民謂為兄考家之人喻邦君御事此責諸侯之辭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廸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

惟休於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兹

肆下加哉字亦發語之辭連下至御事句絶明察國事由於哲人十人即民獻十夫迪知者真知非臆度知之十人知天命之眷周故来助東征之役天非可信爾於是無敢改易前人之法奉天命以伐商者武王之成法改其成法是逆天命也則天將不可信而

命亦改矣況今天降喪禍之戾於周邦故惟興大患
難之人大於隣近之處自相攻伐於其邦君之室此
事不可考疑是康叔不肯從亂而管蔡伐之也今汝
不欲東征是不知天命之不易得而輕弃之也降戾
猶前章降割降威謂武王崩也蓋亦有周之喪禍故
有殷之大艱也天意惟欲亡殷武王既誅紂於始若
穡夫然予曷敢不因武王已墾之田而終其畝乎謂
當誅武庚也天亦惟休眷我武王故伐紂之時卜之

而吉明周當得天下此極吉之卜也予曷敢不從此吉卜而率循保守武王已有所指定之疆土乎何况今日將伐武庚卜之又并吉是天意欲誅武庚也天之命不僭差以卜之吉陳説告汝是如此也

康誥

康地名文王之子名封初食采於康武王克商之後分紂故都朝歌以北為邶管叔居之以南為鄘蔡叔居之以東為衛康叔居之管蔡以長

康叔以賢皆以母弟鎮守商地其後紂子武庚誘管叔以叛惟康叔忠賢阻阨亂人如防制水殷亂之平康叔有力焉如漢時吳楚七國反得梁孝王捍其衝七國卒以破亡事勢相類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是也此篇及酒誥乃康叔往衛之時武王告之之辭朱子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而五峰胡氏以為武王嘗考之其曰朕弟寡兄皆武王之自

言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信蔡氏曰康叔成王叔父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謂之王若曰則爲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說者又謂寡兄朂爲稱武王尤非寡兄自謙之辭咼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安得以武王爲寡兄而告其弟乎且康誥酒誥言文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及武王何耶或又謂武王時康叔尚

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
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者乎
又案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于社南羣臣
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召公奭贊采
師尚父牽牲史記亦言康叔布茲與汲冢大同
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明矣特序者不知康
誥篇首四十八字為脫簡因誤為成王書也康
誥酒誥篇次當在金縢前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我西土惟時怙冒聞於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丕顯大明也明德生知而猶緝熙也慎罰哀矜而不輕用也侮謂忽慢鰥無妻寡無夫民之窮而無告者且不敢侮則法不輕用於民

可知也庸有常祗敬威可畏重言之猶堯典言安安以庸常敬畏之德顯其民謂導民而使之明也肇始造作區謂分畫界域夏謂華夏岐周猶近西戎文王徙豐始作區宇於華夏之地也一二邦謂隣國也脩謂完治怙恃也冒上進也此言文王初年我西土惟文王是怙其德日盛上聞於天天用休嘉之乃大命文王而三分天下有其二也殪殺也戎殷謂殷之虐民猶寇戎也誕大寡兄武王自謂謙辭東土殷都在

周東也此言滅商而大受天命為天子及所統之國所有之民無一不得其叙乃汝寡徳之兄所勉勖以繼志述事者也故令日汝得以在此東土而為諸侯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徳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耉成人宅心知訓别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徳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此以下王曰者二欲康叔明徳也念謂不可忽忘將

語辭適述也紹繼也聞衣謂聞而服之於身猶下文
言聞由也往之國也敷求廣求也宅心謂居官之心
如立政所言克厥宅心也訓古訓也弘充廣也裕饒
益也言汝令治民在敬述文王所紹所聞所衣之德
言蓋文王雖生知安行之聖亦聞而知之故孟子曰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文王則聞而知之因
文王之所聞又往敷求殷家先哲王所用以保乂其
民之道以證文王所聞之德言汝大遠惟商之老成

人居官者所知之古訓因商臣之所知又更求知行
古昔先哲王所用以康保其民之道以證商臣所知
之古訓然未可自足也又當擴充其德與天為一若
德足乎已則王之命汝者永不廢矣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
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
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恫瘝病戒慎恐懼常若病痛之在身則無所不敬矣畏威通棐朱子從顔氏漢書註與匪同後並倣此忱信也天之威非可信其常佑助民之情大可見者小人難保其常懐服也然天之視聽自民民情所向即天所佑民情所背即天所弃汝往就國當盡汝之心毋自安而好逸豫乃可以治民又申言小人難保之意我聞人有言曰凡民不當使之有怨怨無大小皆能為患不在大者大起於小不在小者小至於大

汝之德雖已惠愛於人猶自以為不惠雖已懋勉於
已猶自以為不懋歉然不自足惟恐失民之心如此
庶可使民無怨也應謂順其心宅謂已得天命而居
守之也作謂振起而變化之也新民殷民之新附者
汝所服行惟弘廣王之所以應保殷民者亦惟佐助
王之所以守天命而動化其新民者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
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

災適爾旣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以下王曰者六欲康叔慎罰也敬則慎重所以能明小大猶言輕重眚謂誤犯終謂故犯典式謂以常法為法式也自作不典式謂自為不法之事眚災謂因過誤而罹災禍適爾適然如此也蘇氏曰此設為死罪之大小以明其情之有輕重非謂小罪為可殺也如甲乙皆有死罪而甲之罪小於乙非謂其罪不至死也今世之法謀殺已傷雖未殺皆死雖未傷而

寘人於必死之地亦死過失殺雖已殺皆贖與此意略相似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有敘謂刑罰中倫皆得其宜是汝能大明而有以服民也明不可欺而民畏服其必勑正懋勉不敢乖戾以犯法然此特道之以政而已故民之和者勉强爲之若有疾若保赤子道之以德也止民之惡者如去

己之疾則調護無所不至民必遠罪而盡棄其咎矣保民之善者如保己之赤子則愛養無所不至民必遷善而底於康乂矣先言有疾後言赤子蓋民棄咎而後可康乂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非汝封刑此人殺此人則無或敢有刑人殺人者非汝封又言當劓此人刵此人則無或敢有劓刵人者

言用刑之權惟汝得專不可輕用也刑殺刑之重者劓刵刑之輕者刑人之刑輕於殺重於劓刵葢指剕宫二刑而言也孔疏曰此又曰述康叔之文曰下章倣此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

外事謂都邑之事天子地方千里六鄉六遂在方四百里內者為國中公邑家邑小都大都在方四百里

外者為野諸侯大國地方百里方四十里内為國中其外為野次國地方七十里小國地方五十里方三十里内為國中其外為野野之獄訟各有大夫士自治其事不屬國中故曰外事葢如魯之費郈楚之申息齊之平陸靈丘也臬法也立木為射之的故謂法為臬都邑之事在司之者得其人汝陳列任法之司使之師此殷罰之有倫理者殷法乃殷民所習知故師之以治殷民言罰不言刑舉其輕者言也要謂誥

罪之辭囚謂拘繫之人汝又與有司言及罪已詰定
明徵其辭而囚繫其人以待決斷者當服着於心而
思念之五六日至十日至三月詳察審覆情理無差
則上其獄而丕斷此要囚之人也案周官鄉遂之外
縣野有縣士都家有方士掌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五
百里之獄訟各辯其罪而要之或二旬或三旬或三
月而上其獄於國司寇聽之蓋與此誥之意相似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

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此言國中康叔自決之事汝陳列用法之事其輕而當罰則斷以殷家之常法其重而當刑當殺則擇用殷法之合於宜者不可移就汝之意此刑字兼墨劓剕宮次猶次舍之次汝所用之法盡遜順於理曰是有敘矣惟當曰未有遜順之事蓋道民以德刑措不用乃為極治法之當未足言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已者畢前起後之辭汝雖年小他人未有能若汝之心者至於我之心我之德惟期於無刑亦惟汝能知之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達通也惟猶與也越助語辭我我康叔也尹謂大夫

旅謂衆士予予司徒司馬司空等也厲虐害之也勞

慰安之也歷經也過也謂挺刃及其身傷而未死者

也戕殺人者也敗歷人者也宥當服重刑而從輕者

也前一節武王言我之心欲用德不用刑惟汝能知

之此承前節之意而言上下貴賤皆當使其心通達

為一而相知以庶人之為民及士之為臣者通達於

卿大夫之家欲其皆知大家之心以卿大夫之為臣

者通達於王與邦君欲其皆知王與國君之心汝若

於恒時而曰我之卿大夫士言曰予罔或厲人殺人

蓋素知其君之心不欲厲人殺人也臣之罔厲殺人

者亦其君先敬於慰安其民故其臣所徂往皆敬於

慰安其民而不厲之也臣之罔殺人者所往有為姦

宄殺人傷人而情理可憫猶或宥而不殺之亦見其

君所行之事於殺人傷人者亦或宥之也此一節舊

本錯在梓材篇首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凡民句絕言凡人之情皆如此也自得罪猶上言自作不典式太甲自作孽之自謂其得罪皆由己稔惡非因人致災也越人猶顛越人即上文歷人敗人孔疏謂不死而傷是也于貨謂所以殺傷人者于其貨也暋昏愍強暴也憝惡也凡人之情於怙終為惡寇攘之姦宄甚至殺人傷人而取其貨強悍不畏死者無不惡之孟子引此凡民二字在罔弗憝上語意尤明上文言戕殺敗歷之姦宄亦或有時宥之蓋其情

理之可憫者耳若此自得罪不畏死之姦宄凡民罔不憝之則必刑必殺而不可宥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元惡殺越人于貨者也大憝凡民罔不憝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不孝總言父子失道不友總言兄弟失道下乃分言之也字撫愛也天顯長幼之分乃天之顯道也鞠子幼而未離鞠養之子也哀矜憐也弔至也上文所指元惡人所大惡也況於不孝不友之人父因子之不孝遂不慈其子兄因弟之不恭遂不友其弟其斁倫悖理至此豈不於我為政之人而得罪乎天所與斯民之常理大泯絶紊亂矣然則如

之何哉汝其曰速由文王所作之罰刑以罰之刑之
而於此無所赦乎蓋不可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
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
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不率不孝不友者也戛擊也大戛謂罰之刑之而不
赦也外謂都邑之官也庶子卿大夫士之庶子為士
者訓人猶周官土訓誦訓訓方氏之類多見聞能道

說古今遠近之事者正人如周官宮正酒正之類為一官之長者諸節如符節璽節旌節之類小臣持以出入者引猶引弓之引言滿盈其惡義謂君臣之義上文所指一家父子兄弟之不率且欲大治之也況於不令之臣哉夫為臣者當承宣君之政教令則别有所播揚敷布以造大譽於民間亂政改作違道干譽弗念弗用其君之命以病其君是乃長惡之人為上之人所惡然則如之何哉汝乃其速用此君臣之

義律之而率皆殺之乎蓋不可也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君長謂康叔也能如柔遠能邇之能謂化誨而和順之意也家人謂父子兄弟一家之人小臣即小臣諸節外正即外庶子訓人正人也舉其長以包其次也威虐謂無赦率殺也放廢棄也典謂五典父子之親

兄弟之序君臣之義在乎以身先之有不孝不友之
民弗念弗庸之臣者亦是汝為君為長不以德化順
彼一家之人與此小臣外正之官乃惟用威虐以刑
殺之是大廢棄王命而非以德為治矣王之命欲以
德乂汝不用德而用威虐廢棄王命也汝亦無不敬
行五典以道其民汝所用以裕其民者惟當用文王
敬畏之德汝之裕民曰我惟求有以及於文王則我
之所喜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武王既戒康叔矣又自責於身爽明也明知斯民導迪之則吉康我欲迪民於是惟殷先哲王之德所用以安治其民者起而求也況今殷民無以迪之則不能自適於吉康之地不迪其民則非惟民陷於凶危而我國亦無攻矣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

不靜未戾厥心廸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

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於天

我惟不可不監視於古告汝以德之說于罰之行蓋德者本也告汝以罰之行必本於德之說所謂德者即上文求殷先哲王以康乂民之德是也戾定也今殷民不安靜未定其心道廸之屢屢矣猶未齊同此皆我道民之德未至也不能奉天作君師之意天其降罰而殛我我不敢怨天我之罪無在於大亦無在

於多雖小寡亦不可刜至於章顯而上聞於天為天所罰殛則罪大且多矣尚何敢怨乎此亦王自責以儆康叔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彞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戒康叔敬而無忽無作致怨於民之事非善謀非常道者勿用惟斷以是心之誠大則在於敏脩其德誠則揆諸心而安顧諟常目在之敏則不怠是以能顧

非謀非彝猷之不遠者能饒益其民民乃底於寧而
我不暇疵絶汝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
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命謂命爲諸侯之命不于常謂不可常保殄享謂失
國而絶朝享天子之禮當明汝所服之王命謂不可
昏忘也高汝所聽謂當聽我所告文考及先哲王之
道不可卑汚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五典者率性之道汝敬而行之勿或失墜聽我告汝

之言乃以殷民世世為國君而享於天子矣

酒誥

商紂酗酒其下化之康叔封於紂都就封之時

武王有誥之之辭載之康誥之篇矣又特誥之

以此俾往妹土教戒其臣民勿湎於酒而別為

酒誥之篇

王若曰明大命於妹邦

命教戒之辭也妹地名紂所都言康叔令既往封當

明示大教命於彼妹邦之臣民俾勿湎於酒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

事朝夕曰祀茲酒

文王廟次為穆故稱穆考告勅之使敬謹故曰誥毖

庶邦諸侯之君文王為西伯故告戒庶邦庶士上中

下士少正大夫御事治事之卿皆文王之臣也告戒

他國衆君本國羣臣於朝夕之間曰惟祭祀得用此酒武王將欲康叔往東土告戒其臣民故先言文王在西土亦如此告戒令康叔法之也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天降命謂天降此教命於人威猶禍也禍之可畏者也武王既述文王昔者之告戒遂自言曰如令我民作酒惟用之於大祭祀是天以此教人也既有此酒

之後飲者至於沈縱有身者有酗酒之行則大荒亂而喪失其德有國者有酗酒之罪則非但喪失其德并喪亡其邦凡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因於酒是天以此禍人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小子者庶民之子孫有正即少正有事即御事不言庶士省文上既總言文王之誥㳄此又分言文王誥

教本國之民臣無得常飲酒必因事而後飲及誥教他國諸侯之君惟祀乃飲其飲以德將之無至於醉惟曰我民廸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武王授康叔以往妹邦告民之辭令汝之往惟當言曰為我之民者各導廸其子孫務本力農惟土地

所生之物是愛不為外慕所誘則其心藏善能聰聽祖考彝常之教及其小大之德小大德謂所行之善或小或大純語辭為民之小子者惟專一其心於妹土之地繼爾民股肱之力其種藝黍稷竭力代父兄之勞農隙之時始遠役賈買貿易貨物用以孝養其父母至父母當慶為子者乃自盥洗以示潔敬極其腆厚致用酒以奉親豳風所謂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是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武王授康叔以往妹邦誥臣之辭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與篇首所稱庶士少正御事同有正即少正庶伯君子衆官之長即御事也爾康叔與其臣也爾臣常主於聽我之教戒必不以酒廢事凡燕享祭祀

之禮皆有俎有羞先進俎後進羞羞者惟國養耆老之時爾大能進羞於老者侍君燕飲之時爾大能進羞於君此時爾乃可因而飲酒以醉食肉以飽若非養老侍燕則不得飲也又有大於典聽朕教者爾能自脩其德也惟曰爾能永遠監觀省察動作有稽欲其德無過不及必不以酒喪德惟祭祀之時爾尚能進羞以饋祀祖考此時爾乃可因而飲酒自介景福用以逸樂若非祭祀祖考則不得飲也如此乃真可

為王家有正有事之臣如此天亦佑助爾之大德在
王家亦永遠不忘爾也非止為一國之賢臣而已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
腆于酒故我至於今克受殷之命
徂往也御事之下不言少正庶士以大統小也文王
昔為西土之君常教戒其臣民文王既終西土非往
日之邦君矣而臣民猶能遵用文王之遺教不敢腆
於酒文王德教盛行永久不替天所佑助故我用至

於今日遂能受殷之命而有天下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廸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殷先哲王謂湯廸畏猶言實畏天顯天道之顯明經常秉持哲者德之明也成王守成之王畏相敬畏之相相謂輔弼師保在王左右者也棐有恭猶内則言不有敬事崇猶崇酒之崇過飲而崇足也言湯畏天

畏民明德日新自湯以後之成王畏相及治事之卿大夫雖平居燕息之時非有所恭敬之事猶且憂勤不敢自閒暇逸樂況敢過飲乎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外服邦國之諸侯侯甸男衛舉四服以包其餘邦伯邦君及其州牧也内服都鄙之臣百僚庶尹都鄙之

庶士周官所謂殷也亞都鄙之大夫周官所謂伍也
服都鄙服官政之卿周官所謂兩也宗工王朝公卿
大夫及王子弟之食采邑為大宗者都鄙之長也百
姓里居民之居於閭里者尹人邦國都鄙之尹其民
者辟法也承上文言不止殷王與公卿大夫不敢崇
飲外而邦國諸侯内而都鄙羣臣下而閭里百姓皆
無敢湎於酒者臣勤其職民勤其業亦無暇於飲也
為臣但知助成王之明德為民但知助尹人之祗敬

奉法而已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亦惟曰繼上文惟曰而言後嗣王紂也酣身酣酒於

身也言其命令之出無能明於民之當祇保及民怨之不易弜縱恣意也淫沈溺也泆放失也燕褻慢也盡痛意息止也大惟其縱意以淫泆於非彝用燕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傷心悼其將亡者紂惟荒亂腆厚於酒更不自止息乃肆爲逸豫商邑王畿千里之内殷國天下諸侯之國罹憂也其心忿疾狠戾不克畏死其罪積聚在商邑及殷之侯國得罪於畿内之民天下之民雖至於滅亡而不以爲憂德馨香祀以

德之馨香祀神也民怨庶羣自酒謂民所以怨皆紂與其羣臣自酒而名怨也天不聞其以德感格於神之馨香但聞其與羣臣自酒名怨於民之腥穢天降喪而不愛之者惟以其逸豫故也蓋天非虐惟民自速其罪民猶人指紂而言速召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撫猶以手案循而視之也我不惟如此多誥所以詳

言湯及紂之事者蓋以古人有言謂人無於水而監水能見形之妍醜而已當於人而監則其得失興亡可知今殷人自速辜既墜命矣我其可不大監視於是乎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劼毖勤力戒勑而使敬畏也獻臣侯甸男衛之賢臣

封為諸侯者當時侯國多承殷之舊也案周官太史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内史掌王之八柄之法此太史友内史友乃殷時太史内史之官㢠居紂都康叔與為賔友者獻臣百宗工皆殷賢臣之不仕者爾事服事於爾者大夫也服休職之優閑者服采職之繁劇者若疇汝之疇類三卿也圻父司馬薄迫也司馬掌封圻薄伐征違農父司徒也司徒掌農事順保萬民宏父司空也宏宫室之宏司空定度地居民之法

故曰定辟矧汝句絶先刧毖殷民之為諸侯者次及

殷臣之為賓友不仕者然後及康叔之臣自卑而尊

然後及康叔之身而緫戒之曰凡殷之臣及汝之臣

及汝之身皆當剛制於酒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又惟

殷之廸諸臣百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

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

殺

誥告予通用飲不羣則不久亦未至於荒敗惟羣飲
則酗矣周京師也其者未定之辭諸臣衆臣官之卑
者工宗工官之尊者蠲除也其或有人告汝之臣羣
聚飲酒汝勿縱失盡執拘以歸於京師予當詳其罪
可殺者殺之若殷家所廸之衆臣及宗工湎酒者予
勿用殺之姑惟教之其有從斯教者則褒顯之使明
享其報以示勸乃或不用我教辭不恤我一人不蠲
除其湎酒之事是則同於殺前兼戒民臣至此則畧

於民而獨詳於臣者葢臣者民之師表臣正則民正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辯使也汝常主聽我誥毖之言勿使爾司民之官湎於酒

梓材

案召誥言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疑此篇即其命侯甸男邦伯之書也召誥

召公率諸侯陳幣而有進戒之辭蓋所以答此篇之意故此篇列於召誥之前若其命庶殷之書則多士是也列於洛誥之後者蓋周公𡬶卜之事在命庶殷之先也吴氏曰此書設諭者三不於其先其次取之而獨取其後梓材名篇不可考矣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

勤乃洪大誥治

哉生魄望後也基始營作四方民諸侯各以其國之民來赴役者也營築勞事民之至者乃大和猶文王作靈臺而庶民子來也會五服諸侯以時見之禮相見也周制侯甸男邦采衛蠻夷鎮藩九服獨舉上五服者以蠻夷鎮藩皆夷狄也男下有邦守以男居五服之中舉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百工周公官屬播鼓動之意見猶論語從者見之之見士諸侯之士率

其民者也勤謂勞撫之成王七年三月望後周公新作洛邑而赴役之民皆大悦周公於是以會禮見五服諸侯百工又因民之悦而鼓動之雖士之微亦使得見而周公召撫勞之因大誥以王居洛邑治民之意也舊本此一節誤在康誥篇首而康誥内一節誤冠此篇之首葢互錯一簡也蘇氏移此一簡於洛誥篇首者非是葢與彼文意不相聯貫又詳彼處即無缺簡不待補也惟吴氏説得之今附見篇末

王啟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

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此以下疑即周公告侯甸男邦采衛之辭然文闕不可復考存者亦顛倒失次今姑據其存者略為叙正而釋其義啟開監侯國也敬當作矜與鰥同屬對長而言謂其子弟婦對夫而言謂長與屬之妻辟偏邪也謂王之所以開置監國為治民也其命監之意蓋

曰無相與戕殺虐害其民雖至於鰥寡窮民及其家之屬與婦皆合聚由是以容畜之王之所以責效侯國之君及其御事之臣者其命何以哉惟欲引長斯民生養安恬之道而已自古王者皆如此故其所立之監皆能遵上意而無有偏邪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令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先王文王武王也皇天既付與中國之民及其疆土於先王令王之意惟曰先王既勤於用其明德以懷撫為己夾輔之諸侯俾庶方之來享者皆作而起兄弟之國方方而來矣亦既用其明德能使羣后之式用典章者皆聚集而庶邦無不來享者矣享言同姓之國不享并言異姓之國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脩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

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迷民商之頑民也先謂紂之民後謂紂之遺民復與武庚爲亂者故曰先後迷民先王受命謂先王受天所命之民也言今王但當如先王之用其明德以和悅商家先後之迷民又用以慰悅周家先王之受命民也迷民專指殷民遷洛者而言受命汎指四方諸國之民而言稽治敷廣菑芟去草棘陳列脩治疆畔畎通水渠也墍仰泥茨蓋也梓良材可爲器樸粗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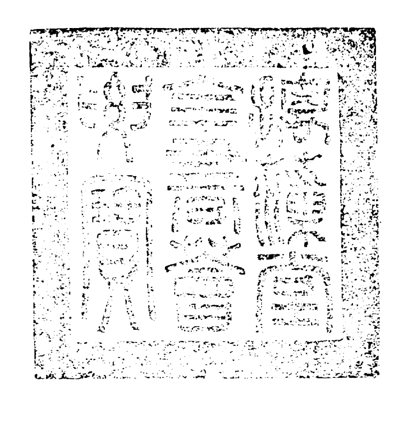
之也斵精治之也丹赤石雘采色之名言先王用德以懷諸侯巳如稽田之敷菑作室家之垣墉作梓材之樸斵矣今惟當用德以成其終如陳脩而為疆畎塗之以塈而茨之塗之以丹而雘之也故宅洛邑土中以賓四方諸侯者蓋為此耳

巳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若茲言如上文所云也諸侯之君自今以往咸顧周之王業至於萬年之久俾王之子子孫孫長保其民

而已吴氏曰此篇庶邦享作兄弟方來庶邦丕享之類與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之意若相始終王啟監以後若洛邑初成諸侯畢至之時周公進戒之辭曰中國民亦謂徙居於洛在天地之中也其曰若稽田作室家作梓材皆為作洛而言欲其克終也

書纂言卷四之二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萬　宣